

沂州府志卷之四

海

海者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自古記帝王之聲教者曰東漸于海我

朝海外重譯罔不率服則東漸于海又何足言顧安不忘危防禦之道宜預也市舶往來商賈所泊宜知也漁人網罟出入之路宜詳也昔者管子治齊以魚鹽之利富甲天下沂郡雖屬一隅而為國計者籌汛兵之形勢為民計者謀貨賄之通塞誌之所關甚鉅若夫矜仙臺之螭駕誇水府之鼉梁特文人之侈詞非勞心民瘼者所與聞矣誌東海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一

一誌口岸

自江南青口至安東衛入山東界轉東逕膠州至登州約一千二百餘里直北至蒲臺約一千餘里皆海上汛兵所呼吸相通者也顧沂府所轄止於日照故但記日照之口岸焉

嵐山口

安東衛東南二十里陸汛係安東營

張洛口

日照縣南五十里嵐山東三十里

濤雒口

張

北二十里日照縣南四十里

夾倉口

濤洛北七十里日照縣南二十五里

龍汪口

夾倉東北七十八里日照

縣東北五十里

以上俱安東營汛東北接諸城縣宋家口二十里

一誌墩臺

自明神宗時設墩臺備倭其比如櫛今太平既久漸次減除

存者無幾焉然誌舊所以備考也臺設炮墩則司烽皆有

堡房係陸路汛兵守之

詳載兵防卷內

一誌防汛

汛有八曰險汛曰要汛曰衝汛曰會汛曰閒汛曰散汛曰迂汛曰僻汛沂郡之海止有衝汛一

鶯遊山 自江南海州安東界入山東境海道第一程也東爲鶯遊山西爲孫家島兩山對峙如門船所必由又謂之應由門若放洋自金山衛來者可不泊此地凡由海正道來者無不於此候風舊設虛溝營守備南城把總防其衝也自鶯遊山起望瑯邪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中間所過水面東北濤雜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一一

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 又至夾倉口十七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石 又東至石臼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石臼欄胡家欄曲伏桃花欄 又東至龍汪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 又東至龍潭二十里可容船百餘隻 又東至沐官島二十餘里可容船十隻迴避胡家山其餘淤水口沙灣二處係西南經過僻路遇急亦可泊舟

一誌潮信

朝曰潮夕曰汐長落之日其期不爽故曰潮信然亦各隨其時地焉

潮之極漲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在朔望之後又云減於大

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海上人云每月二十六日水生
二十七日起汛日壯一日自二十八日以後七日俱爲當汛潮
初一初二愈壯初五日始衰至十二日衰止水生又自十三日
起汛日壯一日自十四日以後七日俱爲當汛潮十七十八愈
壯二十日始衰二十六日衰止水生一月之間再壯再衰汐亦
如之又以二十日初五日爲斷水日言壯潮之水至此日而斷
也 一日之間凡遇子午時壯則卯酉時衰丑未時壯則辰戌
時衰寅申時壯則巳亥時衰卽所壯之時則衰可知又以初一
日何時壯越三日而更進一時越五日而更進二時下半月與
上半月等以此推測無不憑準

出寧波
海潮記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三

一記海運道

海運之道其事關乎天下不可以一隅之書載也讀元明二
史與邱瓊山大學衍義補者自知若夫關於沂府七屬者不
可不記

明神宗四十六年副使陶朗先承運遼餉分定各州縣水次
日照縣南陸路四十里濤雒口開船 東南陸路二十里夾倉
口開船 沂水縣東南陸路二百五十里至日照夾倉口 蒙
陰縣東南陸路一百五十里至沂水再至日照夾倉口通計四
百里 莒州東南陸路一百八十里至日照夾倉口 自日照
縣濤雒口起十七里至夾倉口 五十里至宋家口

一 防倭

有明海防皆防倭也王鳳洲以倭爲天下大害而日照安東衛自神宗以前屢被倭害今

朝廷聲靈赫濯威服四夷而倭國猶在所宜預防也故卽前事之可考者誌之以爲鑒

明初太祖遣使臣趙秩諭倭國來貢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令日本僧如瑤詐稱朝貢獻巨燭內藏火藥兵器伏精兵貢艘中會事露伏誅遂著訓不與日本通乃遣湯和周德興等沿海規畫立安東衛城置行都司衛轄五所而在日照者爲後所卽石臼島也今承平日久石臼所千總已裁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四

嘉靖壬子倭舟犯東岸衛官率軍禦之始退

三十四年五月倭舟一隻登夾倉口約六十餘人各持利刃望屋而食衛官合日照民兵共擊之戰於轉頭山倭敗南遁至響石村又擊之終不能勦流劫贛榆海州沐陽桃源等縣至清河縣阻雨徐邳官民分道蹙之殲於馬頭鎮斬首四十一級此賊自日照登岸不過數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餘人至是始滅

三十六年倭舟復至掌印指揮王道率青州營千戶徐光華奮

力禦之數日始去

見安東衛志

萬歷二十一年時有倭警

見日照縣志

崇禎五年海賊劉新宇襲劫安家村

皇清康熙四十二年海賊襲劫任家臺

按倭之所以爲寇者以其知海道也自明初招諭入貢往來
習慣始犯遼東繼犯江浙後犯山東雖竭力驅之而彼謂可
常試也况倭四面皆海於閩浙爲東北隅至遼東遠而閩浙
近若淮揚山東則在遠近之中其入寇也每視風之所之在
江以南者不論而在江以北則首犯淮揚以爲犯日照之漸
以次而及萊及登蓋其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過步州洋亂
沙入鹽城口則寇淮安矣入廟灣港則犯揚州矣再越而北
則山東矣日照者山東之首衝也故安東衛尤爲緊要倭勇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五

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提刀而舞無能捍者又善設伏以
寡擊衆然陸戰則騎不若北兵水戰則舟不若南兵故南當
扼之於海北當殲之於陸海則沿海宜設衛所待之陸則宜
開屯田築堡戍之倭至互爲角逐蔑不濟矣其來之日冬春
之交多颶風不堪渡及三月至五月東南颶動而倭可來夏
秋之交風漸惡又不可渡及九月十月小陽屆令倭亦可來
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以九十月爲小汛也圖附後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防圖



右圖本 海運圖而參以袁了凡之說不及江以南者一府之誌不敢越俎也起於江以北者淮揚之被倭即日照之先聲也北及登萊者登州文登即墨三營與安東衛唇齒相依也非謂此圖能盡其曲折然參之府圖亦可得措置之方焉

一誌海販

海販者東省數百萬生靈之利害所關也

國初鯨鯢梗化加意海防禁海販而租稅無出數頃之田欲易錢數百而不能故田盡荒蕪逃亡接踵催租之吏徒勞追呼終難完納自康熙十八年工科給事中丁泰有請弛海禁一疏

上從之東省始有安居之樂縣官亦無催科之累磽薄之地亦漸次報墾近或有因米價騰貴建議海禁者不知南省江河接連數省雖無海運菽粟易於轉移而山左東府數百里間襟帶之河旣不通於外縣崎嶇之道又不能行大車一禁海販則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七

外省之粟不來而稅課之辦無計論者不分析言之欲行通禁非策也談利害者尚毋輕議閉海哉

興販海口

詳前岸

興販海道

詳丁泰疏內
附載於後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丁泰疏稱山東海岸迤北由利津以達天津者無庸贅陳其迤南則由膠州諸城日照以至前歲所復海州之雲臺山僅半日程由海州海邊至淮安之廟灣鎮亦一日夜可到廟灣迤南則山陽高郵一帶之裏河直通江淮不用海舟矣是廟灣鎮雲臺山皆爲海邊內地而南北貿易之咽也况雲臺山今已收入界內居民復業已久其自山東海岸

以達海州廟灣者之爲海邊內地也明甚南北豐歉不常未禁海口以前所恃以轉運與販南北互濟者米豆非船不能運載船非至廟灣不通河口但淮揚地方係山東貿易必由之路而山東地方官或凜越俎之嫌不敢令貿易者踰東省地方一步是欲其出而閉之門也如民生何臣以爲淮安迤南通大洋者仍應禁也而廟灣雲臺一帶爲山東門戶者應通行也數百石大艘可通大洋者仍應禁也而一二百石之小艇沿邊行走者應通行也况廟灣設專汛遊擊一員海防同知一員海州雲臺山亦設遊擊守備數員足供稽察毋庸更議防守增兵弁也至貨物之納稅船隻之掛號皆有舊例可循特恐事屬新復貪黷

官役或借稽察以行私強橫弁兵或假巡欄而生事甚之勢要光棍霸行漁利種種厲民皆不可定伏乞嚴勅禁止俾小民得安生理以享樂利所關非渺小也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日照縣志原論曰照海爲溟渤一支其口岸淺狹僅容小舟番貨洋船之所不到但南通廟灣一鎮爲糴糶津梁麥方旗而商船至豆未箕而賈舶來富豪有力之家以已舟運已粟利固倍蓰卽貧農有需亦得咄嗟致金錢焉且有粟未登場早計其南畝之所獲以取商篋中鏹商恐粟價之漸昂也亦樂出其鏹以易之故雖多穫而粟價不至甚賤者此豐年之賴有海也問一

不登商又以其南方之粟來故雖稍歉而粟價不至太踊者此凶年之賴有海也嗟乎照土之瘠過於他邑而無流亡轉徙之患者恃此海耳照之有海猶人之有咽喉也通利則生哽噎則斃豈待知者而後知之乎

一誌竈丁作鹽法

古之言致富者曰煮海則鹽要矣顧古之鹽皆以火成而今之鹽多由日曬火煎者十之一二焉

治淋池 築地爲基約高尺半方七八尺旣堅用秫稽鋪平上加土壓擇斥鹵之地用耙起土耙似耨而穿以竹使比竹刮土而起也土起之後日中曬乾抬入淋池踏堅澆以海水水流出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九

者爲滷入於頭港頭港者淋池前先鑿一井也但滷上不能無水其水之淺深以蓮子試之置蓮子於頭港中至滷而止其上皆浮水也汲而去之獨存滷然後作鹽

一曰曬鹽其味甜而鮮曬池之所曬也曬池地約官畝半分用泥作隔高寸許接連如畦中用碎瓦鋪平汲滷傾入日曬之夏曬一日冬曬三四日成鹽用木掀搶起作堆積貯坨內如逢陰雨前工盡棄故竈戶治鹽之苦王者憫之

一曰鍋鹽其味苦而澁用鍋煎成也貯滷於鍋每鍋容滷二擔燒草五束滷乾成鹽每鍋約得鹽八十

一誌海族

河魚別載物類志

海之種類不一而魚為多三月以後浮游海畔千百成羣蓋其性避良風之寒親坤風之煖也故捕魚為業者一年之內時時績麻三月之初家家結網其小者不論大者至數十丈至其時漁舟放乎中流或經累月得則貧者可富不得則富者致貧其利之得失所關豈小哉

鱒

遍脊皆甲多煮則化為鱒白色形似鱒而味

鱒

油黑者為上黃者次之鱒過之然不及江鱒

鱒

魚人遇鱒小者三四觔大者即磋魚皮

鱒

之輒避鱒七八觔出海頗多鱒可為刀鞘

鱒

春俗名比目爾雅謂鰈似鱒而短色

鱒

刀身匾而鱒黑者佳白鱒有黃海蜃身圓色白不辨首尾肚下

鱒

則化為水鱒者味薄白鱒點黃海蜃有口能嚙人割取而加饈

鱒

而皮獨存鱒生頭有八足其骨為海漂消四月則

鱒

人名為海蜃其殼燒灰即周禮同蟹大如盤兩頭有

鱒

廬灰所以至宗廟也人不知取同蟹尖此蟹之大者

鱒

為白蝦可曬蝦蚶似蛤而小雷動西施舌出龍汪口天寒風急

鱒

米小者為米蝦蚶則殼開人不食西施舌潛於沙土人以碌砣

鱒

壓之砂中出沫以蚶大出海邊泥中有黃鯽魚身匾長

鱒

鏟取之舊名醬蛤

鱒

身匾長不滿尺

鱒

按滄海之大不可名狀此特誌其大概罝漏實多至於海市

鱒

歸之天象鹽政歸之食貨皆未及也若夫捕魚之法結網之

鱒

外又有蒲焉截枯條高五六尺以葛繩編之如踈簾濶四五

鱒

丈乘潮未至下椿於灘繫蒲於椿相去數武聯絡交接者二

鱒

百餘步若網之張而不必四面也魚隨潮上水高而蒲低越

沂州府志

卷之四 海

形勝

既列山川則沂之形勝可知矣顧雜舉之未見其要也周禮司險之職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其重若此沂府當南北之衝誠天下之雄邦相陰陽向背之宜察山川倚伏之勢而輕重布之是在守土者志形勝

沂州府

南控江淮北鎮齊魯東至於海巨壑限乎華東西界龜蒙屈
屨連乎岱岳

蘭山縣

附郭

沂州府志

卷之四

形勝

十一

沂水環城馬陵作鎮爲瑯邪之古治控淮海之名疆

郯城縣

南控海邳北連莒魯巖壑則虎龍互抱河流則沂沐雙滌

費縣

蒙山背負祊浚交流南武城而西顓臾左臨沂而右洙泗

莒州

姑幕遺封莒邦故域柘山翠靄擁箕屋以東來沐水澄波滙

葛陂而南注

蒙陰縣

蒙山汶水繞堂阜之勝區白馬紫荊衛顓臾之固域

沂水縣

沂川巨浸東莞名區重關負大峴之雄複嶂扼雕崖之險

日照縣

南爲淮海之咽喉北則登萊之門戶東海獨當一面西山遙

鎖千峯

沂州府志

卷之四

形勝

十二

風俗

古者採風問俗所以周知情僞而施政教也故美惡不嫌雜陳而淳漓皆登史館今各志皆有風俗一卷其太史之遺乎然風俗之變遷或十年或數十年吾惡知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姑卽各志而摭採之以存其舊庶幾觀者興復古之思云爾志風俗

沂州府

圖經 讀先王之書文質彬彬絃誦洋洋皆聖人之遺澤也

原州

志 在山水之間地多陜阨風氣勁急

蘭山縣

沂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十三

漢書 君子好稼穡惡浮食以致畜藏

方輿勝覽

人無爭鬪

文獻通考

西晉之末爲爭戰之地三百年間傷凌滋甚自宇宙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通志

地廣而民聚俗敦禮讓好名譽猶有古

風雖功名人物不逮漢晉而風氣之厚人情之樸未改也

郯城縣

縣志

士習于庠子衿無佻達之風農耕於野田野無遊食之

衆工安於肆不作淫巧商集於市不作異物亦幾於淳樸矣

知縣王植新訂志

邑本水鄉村外之田輒目曰湖十歲九灾所由來

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猶迫於饑寒久而習爲故事攜孥擔橐邀 偕出目曰逃荒恬不爲怪故蘭郯之民幾與鳳

陽游民 宜勸禁以挽頹風

費縣

經圖 人務耕桑樸而不華有古風趣 縣志論 學校頗重士氣

鄉里猶餘淳風拙守耕讀急賦稅但不尚積貯富者亦無三年之蓄故一經水旱易至凍餒

莒州

青州府志 士風淳厚絕無奔競之習民性馴朴號為易治 州志 民

朴而愚不見紛華藻飾之行

沂水縣

縣署碑 其俗朴而儉其民勇而直修之以仁則相愛教之以禮

沂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十四

則相讓驅之以義則力足以勝私惕之以威誘之以詐則抑

鬱隱忍而不較 縣志 沂俗最為質魯少文衣布食粟安環堵

茅茨之間不知世間有淫冶靡麗事也遊士不入其境強豪

無所容足最稱易治第地本荒僻文獻寡微凡冠婚喪祭之

禮宴會起居之節好尚講論之類率以意為之古語云窮鄉

多異亦其理也

蒙陰縣

通志 土瘠民貧附庸於魯有魯遺風民無商賈專務本業 縣志

士多質朴不諳浮夸民知急公鮮逋賦稅

日照縣

青州府志

瀕海之民尚樸素務耕讀工不作奇 之技商不蓄

靡之貨

縣志

照邑舊俗士子閉戶讀書以德行文章相推重

奔競事則羞稱之履及城市者不數見近日士人乃急於謀生計爭錐刀雖風會使然或亦貧爲之累

按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王之情欲故謂之俗明乎風俗之貞邪而治化之得失可知矣山東十府惟沂最貧土多磽瘠家鮮蓋藏考厥所由亦以人力之薄而積貯無策耳周禮考工記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蓋庇長則入土深也今

沂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十五

沂之爲田耜之入土者不過寸許小旱則焦少有水患則禾之根逐水而起卽幸而豐稔所入固已薄矣且地多平陸惟夏月可通水道餘則負戴相屬歲饑則境外之穀不入而價易昂歲熟則境內之穀不出而價易賤至五穀之外絕少物產志稱蒙陰產茶其實皆石衣也外此惟山繭紬號爲沂產而民貧力薄日就粗惡遠不逮登萊青矣日照雖通海道而口岸窄狹番船不到利源亦微欲民之不窮得乎况沂之民少有收穫則稱觴酌酒烹羊炰羔甚至病不乞靈於醫而惟鬼神是聽巫師拜舞一宵之費至竭數日之食其送喪也道優伶互相雜踏則旣不能聞其源又不能節其流無惑

之者多也

史者固

其識趣

而戶

夫之負

沂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十六